

都怨我大粗心，母亲健在的时候，竟然没有注意看她的肩膀的脊梁。在她逝世后许多年，有次整理生活相册，看到母亲唯一的照片，我忽然惊奇地发现，母亲的肩膀孱弱却很宽厚，母亲的脊梁弯曲却很坚韧，难怪她健在时我觉得活得踏实。只有在这时我仿佛才真正认识母亲，只可惜已经太晚太晚了。

此刻凝望着母亲的相片，跨越漫长的时间隧道，我的思绪在悠悠飘荡。

我从小就离开家乡，天南地北在外闯荡，只在逢年过节时，偶尔才会想起家想起父母。由于年轻渴望自由自在，乍一脱开父母的羽翼，真有雏鸟展翅的感觉，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在戏闹中度日，在无忧中生活，一晃就是10多年，不知不觉我已长大。有一年搞“反胡风运动”，我被莫名其妙地整了一通，思想不通心情无比郁闷，半夜孤零零地独自乱想，两行泪水从眼角悄悄流下，这时蓦然想起小的时候，无论在哪里受到委屈而流泪，总会有一双温暖的手擦拭，一边擦还一边轻声劝慰。可是现在母亲不在身边，有谁会来抚慰我呢？没有。再大的委屈再多的苦恼，都得自己咬紧牙关忍受，这时才意识到母亲对于我是多么重要。

时光仅仅过了两年，“反右派”运动又找上我，而且这次成了灭顶之灾，戴上一顶“右派分子”帽子，被



母亲的肩膀

柳萌

毫不留情地赶出北京。在北大荒劳改，在内蒙古流放，完全处于贱民身份。这时母亲承受的压力，可以说比我还要大得多。因为她不相信儿子是坏人，她不了解儿子的处境，她只能凭单纯想象猜测，儿子的生活如何？无尽的思念和无着的惦记，这时就像两根重磅铁锤，日夜不停地敲击母亲胸膛，那撕心裂肺的疼痛，只有母亲自己知道啊。而母亲只是一个普通妇女，丈夫和子女就是她的整个天空，如今天的一角在她心里塌陷了，请想想看吧，她那并不坚硬的肩膀能承受得住吗？

摘掉“右派”帽子，有一年回家探亲，母亲悄悄地端详我，好久好久没有说话，只是不住地抹泪，最后终于说了：“这才几年哪，怎么，人都走了样儿啦？”大概是我此时的模样，比母亲想象得还要糟，她觉得有些出乎意外。是啊，这时正是全民换铁的年代，正常人都吃不饱，何况被“专政”的贱民，可怜我的母亲，她用正常思维来想，眼前的儿子哪能不走样儿？就凭这句普

通的话，我完全能够想象得出，此时母亲心中的滋味儿，会是多么艰涩痛苦和凄凉。对“右派”儿子的思念和惦记，日复日月复月，在她的心中整整折腾了22年。不正常的生活终于有了尽头，这时的母亲应该欢笑了吧？而这时母亲已经老糊涂了，欢乐和忧伤对于她都属于过去，生怕哪块少了，对哪个儿子不公。我无意间发现她的眼角湿润了，不时地用手背轻轻擦拭一下，这时的母亲，与其说是在为儿子们分肥皂，不如说是在为儿子们分她的心，似乎更贴切更符合母亲的心意。

经过多年的等待与盼望，母亲的愿望总算没有落空，若干年后两个小弟弟陆续回来了，可是这时的母亲更老更糊涂了，多年的生活磨难和精神压抑，使她的神经早已经麻木，即使盼望的事情成为事实，她盖在她越发苍老的脸上。在所谓“接受再教育”运动中，母亲一次送走两个小弟弟上山下乡，她的肩膀又扛

起分离的重压。在两个小弟弟远走他乡的几年，母亲惦记和思念的心渐沉渐沉了，做事也开始有点丢三落四。有一年春节我和两个小弟弟回家探亲，我们要走的前一天晚上，只见母亲独自一人在灯下，小心地用菜刀切一整条肥皂。在那个吃用都要票证的年月，她把自己节省下来的肥皂，分给在外地劳动的3个儿子，切成3份儿，她又仔细比量比量，生怕哪块少了，对哪个儿子不公。我无意间发现她的眼角湿润了，不时地用手背轻轻擦拭一下，这时的母亲，与其说是在为儿子们分肥皂，不如说是在为儿子们分她的心，似乎更贴切更符合母亲的心意。

经过多年的等待与盼望，母亲的愿望总算没有落空，若干年后两个小弟弟陆续回来了，可是这时的母亲更老更糊涂了，多年的生活磨难和精神压抑，使她的神经早已经麻木，即使盼望的事情成为事实，她盖在她越发苍老的脸上。在所谓“接受再教育”运动中，母亲一次送走两个小弟弟上山下乡，她的肩膀又扛

起分离的重压。在两个小弟弟远走他乡的几年，母亲惦记和思念的心渐沉渐沉了，做事也开始有点丢三落四。有一年春节我和两个小弟弟回家探亲，我们要走的前一天晚上，只见母亲独自一人在灯下，小心地用菜刀切一整条肥皂。在那个吃用都要票证的年月，她把自己节省下来的肥皂，分给在外地劳动的3个儿子，切成3份儿，她又仔细比量比量，生怕哪块少了，对哪个儿子不公。我无意间发现她的眼角湿润了，不时地用手背轻轻擦拭一下，这时的母亲，与其说是在为儿子们分肥皂，不如说是在为儿子们分她的心，似乎更贴切更符合母亲的心意。

成长的真实故事

陈骏涛

不久前，我收到了女作家顾艳新近出版的一本新书《孩子，你如此优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跟顾艳以往出版的书不同，这是一本有关家教的书，也是一本励志的书，作者以笔记体的形式，记述了她和她的女儿一同成长的真实故事。

关于顾艳和她女儿解芳的故事，过去我曾听说过一些。解芳大学本科时所写的毕业论文《论明初诗僧姚广孝及其诗文》，我也看过，当年就曾十分惊讶：几乎还是一个少女，居然能写出如此扎实、如此有见地的文章来！但这却是不折不扣的事实。2005年暑假后，解芳进京到北大读研究生，我曾见到过几次，与当今一些浮躁又桀骜不驯的“80后”相比，印象中的她是一个明丽文雅，又十分勤奋、努力进取的青年。这次我和夫人都有了《孩子，你如此优秀》和《解芳：一个母亲的成长故事》两本书，感叹顾艳能够在20多年清贫和孤独的岁月中，独立支撑起一个不完整的家庭，造就了如此出色、如此出色的“作品”——她的女儿。一个人的成长固然有许多因素，自身的天分和努力自然不可或缺，但对于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来说，亲人的引导和关爱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在这方面，顾艳堪称是一位卓越的母亲。

如果要找出这本书的几个关键词的话，那么我想应该是：关爱、励志、成长和母亲情怀。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对孩子的关爱几乎是所有做母亲的人的一种天性。但怎样关爱？用什么来关爱？不同的母亲（也可以是父亲或别的什么

亲人）可能会很不相同。从一开始，这本书里的母亲就不单纯是从生活上关爱孩子，而更注意从素质上培养孩子。她相信，对孩子的成长来说，精神上的关爱比物质上的关爱更为重要。因此，在她那里，爱的内涵比吃喝拉撒睡要远远

丰富和深邃。它始终是与培养、锻炼孩子的智力、素质、意志、精神相联系的。也就是说，它是与励志相联系的。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里的孩子才能够以如此令人艳羡的姿态成长起来：小学阶段是“三好学生”，初中时侯琴、剑、诗、画已无所不能，高中上的是杭州最好的学校，其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内地名牌大学——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如今又以金奖远赴有“西部哈佛”之称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深造。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作家家母亲也一同成长起来：20多年来，她涉足文学的各个门类——诗歌、散文、小说、评论，而且从“本色”跃入了“角色”，著述愈多，便涉世愈深……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温婉、坚韧、平等、博大的母亲情怀，正是这种母亲情怀，给予了孩子“以最深的情和最丰富的教育”（解芳：《序》），培养和造就了一个出色的下一代——这个“80后”。

书从怀孕和女儿出生写起，一直写到女儿飞赴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全书包括序文和后记，总共34节，约14万字。作者写得从容朴实，在日常生活中，不乏动人的细节，读来亲切感人。值得所有做了母亲或准备做母亲的母亲一读，也值得所有在母亲的关爱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男女一读。

山里人家来客

陈伟宏

大家就把菜地里能有的菜怎么个烧法都讨论了一遍。夜深后各自睡去，男人生财却披了件外衣，腰上围系个鱼兜，拿了鱼网、电筒，唤儿子旺旺一同去田间溪沟里捉鱼去。

强烈的太阳挂到头顶，两辆黑黑的轿车从山道上开来，响了一下喇叭后就停到了院子门口的空地上。车上下来了几个大人和小孩，都穿着阳光鲜亮的。福婶一家慌忙迎上去，家里的大黄狗也不甘落后，晃着尾巴，把热乎乎舌头往客人腿



长江小三峡(国画)

郭华作

“苇台上有啥 苇台上有啥嘛” 陪同的刘局长疑惑地喃喃自语时一只花白翎的野鸭恰从前方掠过“若是在五六月间 苇雏儿就起来喽 野鸭们咕丁们都有了 捞个篮子能捞到各种各样的鸟蛋呀”

到苇台上去看看

刘松林

苇台子真的是光秃秃褐黄一片脚下净是粗粗细细的苇茬子一路踩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其间的苇叶落得几干得泛白落个火星儿 肯定星火燎原(相邻的苇台子 有几个已被燎成了黑黢黢一片)

几芽蒿菜 浅浅钻出地隙一只绒绒黄蜘蛛在茬间慌不择路地奔窜吸引我蹲下的是另顶开的新土尖尖的苇雏儿 并不惹眼它不是绿的 而是土般黄黄可当你顺势向后回望 却是

这般令人心旌摇动的景象——一片一片被顶开的潮湿新土无声地搭在一棵棵苇台上像春天推开的一扇扇窗户外醇浓的气息如此清新地萦涌

那么多好奇的小脑袋探出来那么多可爱的小脸露出来附在耳根的情悄话 对伙伴大呼拔节的稚音响在真实与虚无之间蹿动着挥舞着的小胳膊腿腿道道筋络和血脉那么鲜嫩清亮

嗨，白洋淀的妮子嘎子儿们 嗨，让大淀燥热骚动的精灵们 赶上来的刘局长怔怔望着我： 你在和谁这么亲热地打招呼



读歌词《旗帜》，不觉眼前一亮，很快将我的思路带入了三段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中：建党、建军、建国；也让我穿越时空，走进了特殊的时间和地点：1921年“七一”的南湖，1927年“八一”的南昌和1949年“十一”的天安门广场。读完作品以后，我心情激荡、热血沸腾，立刻意识到这是一首构思巧妙、创意独特、情感真挚、题材重大的精品力作。

纵观歌坛大部分重大题材的好作品，一般都是描写一个重大的事件或叙述一段难忘的历史，如《义勇军进行曲》、《保卫黄河》、《绣红旗》、《卢沟晓月》、《七子之歌》等等，而《旗帜》却巧妙地将三个重大历史事件融入了一首歌曲，实属罕见。歌词分三段展开，每段歌词只有短短的四句，却反映了一段重大的历史。

整部作品语言朴实，手法简洁，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高喊标语口号，却有很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欣赏性，可以这样说，歌曲《旗帜》的确是一首属于重大题材范围的好作品。

欣赏歌曲《旗帜》，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词作者创作的其他作品：《天安门广场抒怀》、《永远的井冈山》、《山里山外》、《把城里的哥哥娶回家》、《又是八月桂花开》等，这些作品先后荣获中宣部第八、九、十届“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音协第三届“金钟奖”。

正因为如此，我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东方红》、《春天的故事》和《走进新时代》这三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题材作品。由陕北农民歌手李有源填词改编的《东方红》，已成为一代伟人毛泽东以及共产党、新中国的音乐符号，就是这个农民歌手李有源，他半个多世纪前所立下的标杆，至今令多少职业词曲作家难以逾越；一曲《春天

的故事》响起，总是令人怀念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也令人联想起我国改革开放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2008年，全国各地都开展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活动，东西南北到处都是一片欢庆的景象，到处都飘荡着《春天的故事》这首动人的歌声，这部作品已成为改革开放的象征，也成为改革开放的文化名片。而歌曲《走进新时代》不仅歌颂了三代领导人的丰功伟绩，还展示了我国新时期崭新的风采。

歌曲《旗帜》是与《走进新时代》有同工异曲之妙的。《走进新时代》歌颂了我国三代领导人，其中有一段歌词：“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高举旗帜开创未来。”而《旗帜》是歌颂了我国的三面旗（党旗、军旗、国旗），其中有一段歌词我们可以进行对照：“1921年‘七一’，鲜红的党旗从南湖的红船上升起；1927年‘八一’，火红的军旗从英雄的南昌城升起；1949年‘十一’，飘扬的国旗从天安门广场升起。”

中国并不缺少重大题材的歌曲，缺少的是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精品力作；中国也不缺少词曲作者，缺少的是具有大师级水平的词曲大家。为此，我希望音乐界能多出现几个大师级的词曲大家，也希望有更多的重大题材的精品佳作出现。随着我国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明以及大众对精品歌曲的渴求，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一批重大题材的优秀歌曲深入人心，唱遍大江南北，唱响不愧于伟大时代的主旋律。

时代情怀

闲得有“趣”大不易

毛志成

闲得有“趣”大不易

毛志成

只是困闲，别无他趣，这样的事连傻瓜都会，连猫、狗、鸡、鸭都会，甚而连虫、鱼都会。反倒是那些不是傻瓜的正常人，或大能人、大名人，却未必懂得“闲”的真义。闲的真义是“趣”，闲得有趣才叫真闲，也叫闲雅。

我不是大雅之人，但兴趣甚多，如养花、饮酒、品茶、下棋，间或也搞一点书艺、厨艺之类。当然，最多的是与人闲谈。

首先承认，对上述的事我都不是专家，说成二把刀、三把刀也不过分。不过细想起来，一经当了“专家”就必然过分讲究，过分追求“专”，也就失去了闲，失去了乐趣。从而真正的闲趣也就变得无趣了。因此，闲不是为了闲得有学问、有本领，而是为了闲出“趣”来。

例如养花。我家中的客厅、卧室、凉台以及楼顶上的平台(我个人独有的)，养花最多的时候可达百余种。这些花，有的是我从花卉市场买来的，有的是朋友赠送的。不过，既没有花高价购买的，也没有什么“名品”。花用高价去买，不值；“名品”又太娇贵，难伺候。为了伺候那样的花要得一天不闲，何苦！我喜欢花，而喜欢它的不是花的价格、名号，而是它的生存状态，留待下次吧。福婶叹口气，也不再挽留了，转个屁股到楼上去，令儿女一起拿了准备好的农家土产：腊肉、笋干、茶叶等，硬往表亲的车里塞。

亮亮的车灯刺破了山村夜的黑暗。村里的狗狂吠起来。不久，山村恢复了平静。福婶仍旧忙，把屋里屋外一天来的垃圾收集起来，倒在门口田边的角落。男人生财蹲在门槛边抽表亲赠送的香烟，烟雾飘起，他的脸上漾出一丝快意。他想起去年年底对门的春狗家来了辆城里的轿车，着实让春狗神气

饮茶也因时而异。渴极了的时候，有白开水就成，喝劣茶、剩茶也成。若是到了有名的茶艺馆去“品茶”，该讲究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是新茶就是新茶，是隔年茶就是隔年茶。是专采的“一枪一旗”之茶还是胡乱采摘的杂枝茶叶混在一起等等外品，必须仔细清楚。茶本身是小事，失道往往不是欺人就是被欺，大大损害了“趣”，从而不为也。

棋艺、书艺高低是一回事，而棋趣、书趣的雅俗或清浊又是另一回事。我与朋友下棋，遇到高手时我自愧不如，便很自觉地“出局”，而又愿意观看高手与另外的高手下棋。只要看懂了确实绝妙的几步高棋，真有如饮美酒的特殊快感。下棋的雅称叫“手谈”，看智者的“手谈”有时很像听一场大有收益的讲座，不赔本。与“臭手”下棋，即使出于“逗你玩”的目的也必须满怀善意，不出狂傲之言。也须对对方欣赏我的“成果”时，又必须是十足的家常茶，毫无奢意。我认为把家常菜做得色香味俱佳才是真正的好友之道，也是技艺，因为献给好友的是我的真实心意。

闲趣中不能缺了谈趣。与人闲谈，常常遇到文化界的君子、平民百姓，我也会遇到不倦或听而不厌，彼此都有益。一经遇到油子、混子、赖子、痞子，我常常是温和地微笑始终，但很少说话，正所谓“不可与之言而为之言，即为失言”。

总之，闲得有趣，大不易。

文化随笔